

最新娱乐至死读后感(通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娱乐至死读后感篇一

波兹曼认为“媒介即隐喻”，摄影术和电报的出现使得新闻的严肃性被消解，电视将新闻的内涵外延至超越时空和脱离个体的一切事物，使新闻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实用性和指导意义，成为了一种娱乐形式，并伴有大众泛娱乐文化的副产品——即所有的内容都被电视以娱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媒介使人们逐渐告别“阐释年代”，最终拉开了娱乐业时代的序幕。

电视媒介顺理成章地中断了印刷术时代下成长起来的重视逻辑和理性的父辈一代的传承，培养出了新的媒介语境下的“电视人”和“容器人”——轻逻辑、重感性的娱乐化受众。在波兹曼看来，集影像、音响、图片、文字于一体的电视媒介取代报纸成为新闻载体并不能真正产生教育意义和新闻价值，因为电视信息传达形式娱乐化的特征注定要葬送新闻的功能性定义并重塑话语结构，破坏掉原本逻辑分明、辩证理性的传统语境。

我年幼时曾疑惑，电视主持人為何能在播报了一则令人痛心的新闻后迅速转换表情微笑着播报下一则新闻，仿佛刚才消息中的悲剧从未发生。在这一点上，《娱乐至死》也做出了解读。它认为电视新闻本质是一种娱乐，目的是“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主持人担当着表演的角色，也就是说，新闻播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受众关注新闻本身，而是为了取悦受众。电视创造了一种“假信息”，这种“假信息”分散

破碎且流于表面，离人们的生活很远，无法作为个人和公共事务的参考，从而使得人们对电视中真实发生的事熟视无睹。

书中关于辩论的阐述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的辩论传统，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辩论(包括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等演说的传统方法)作为一种复杂而理性的话语的意义。美国在教育中强调辩证与逻辑，这在各类考试，诸如托福、雅思，以及ted演讲节目中都能发现，可以说是洞见的人在竭力传承这一文化的结果。我也总能从周围的美国人中感受到他们对辩论的热情，虽然他们的辩论思维在现如今远不及印刷术时代，但总算未完全丢失。

作者对逻辑和理性的强调，以及自白的方式，提醒了我时刻辩证地看待他的观点，对此我心存敬佩。当然，我得承认，得出这些观点，我占了时代的优势。

需求推动变革，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电视和互联网媒介成为了新的载体，但是内容本身是客观的(这种客观可以是娱乐性的，也可以是严肃性的)，形式是主观的。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形式完全是娱乐的，我却不太赞同，或许我们关于娱乐的定义是不同的。他认为电视新闻不再是严肃新闻，但视频、音频的保真性却更有助于排除掉虚假新闻，缩小主观误差。此外，书中关于电视新闻的描述并不完善，当时的电视新闻播放类型和形式还不成熟，电视专题报道、深度报道、系列报道、现场直播、嘉宾访谈、纪录片等在后来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新闻播报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视角，认为电视新闻是一种娱乐，本身是对电视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态度的轻视，忽视了其不断探求、寻找真相、做好新闻的努力。

缩小主观误差。此外，书中关于电视新闻的描述并不完善，当时的电视新闻播放类型和形式还不成熟，电视专题报道、深度报道、系列报道、现场直播、嘉宾访谈、纪录片等在后来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新闻播报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视角，认为电视新闻是一种娱乐，本身是对电视新闻从业人员职业

态度的轻视，忽视了其不断探求、寻找真相、做好新闻的努力。

娱乐至死读后感篇二

《娱乐至死》是我读的尼尔波兹曼的第二部作品，上一部是《童年的消逝》。两部作品都旗帜鲜明地对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做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评。作者大力宣扬印刷媒介将人类带入理性、文明的时代，而电子媒介尽管在技术上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但给予人们更多的是享受、娱乐，使人们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言，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几十年过去了，尼尔波兹曼的预言发展如何呢？《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想告诉读者的是赫胥黎的预言，即毁掉我们的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而非奥威尔的预言，即极权压迫。（时间有限，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未读），为此我特地读了下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即另外一种预言。读罢，冒一身冷汗。尽管中国现在民主法治逐渐步入轨道，奥威尔的预言似乎与我们再无瓜葛。但是，回头看看历史，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纳粹时代的德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其吻合的展现了奥威尔笔下的世界；放眼当下世界，刚刚垮台的卡扎菲政权、持续遭受军政府统治的缅甸、屡屡挑衅国际法而不知悔改的北朝鲜等均经历过或正在水深火热的极权压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兹曼笔下的美国，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持续享受着相对自由的政治、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福利。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似乎从奥威尔的笔下一步步走到了波兹曼的笔下，改革开放是转折点，尽管随之而来一些先前没有的问题，如贫富差距、贪污等，但瑕不掩瑜，即问题掩盖不了历史的巨轮向前推进产生的辉煌，最终也不会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

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娱乐性会把人类从理性的公民变成不再思

考的傻瓜，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受众的智商和情商。即使电视如波兹曼所说，“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此种情况下娱乐是仅仅是手段，而手段可以大于内容对观众产生影响力。由此看出，波兹曼是“魔弹论”的忠实信徒和发扬者，他忠实的相信电视以娱乐手段作用于观众的强大力量，并且不限内容，只须有一种娱乐手段就能产生出枪弹射入身体的效果。要达到波兹曼所说的效果，观众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电视成为唯一接触外界事物的媒介；电视说什么就信什么；只看电视而不再进行人际沟通；分不清电视里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等。显然，电视环境下长大成人的美国人依然有众多好手考上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校，而且他们取得的成就丝毫不比前人（即生活在电子媒体出现前的人）差。

由此可见，电视没有阻止精英的辉煌。波兹曼号称印刷时代的人多么具有理性的光辉、思辨的能力，但史上种种丧失理性的群体暴力事件均出现在印刷时代或以印刷为主的年代，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等，电视的流行是人们变得不再思索、感情用事，但却再无此类破坏巨大的事件。当然这其间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印刷和电子的差异导致，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电视也好，报纸也好，均是一种媒介，对人的思想、行为并不起关键的支配作用。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技术，而非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人。“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我同意技术存在隐喻，但揭示隐喻的是人，而且人在隐喻起作用的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所以，比起尼尔波兹曼，“魔弹论”观点的代表者夸大其词的能力显然略逊一筹。

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而人活着的最终目的也无非就是不断追求更大的快乐。同时，人与人之间又是差异化的，即对快乐各有各的定义和理解。政客争权，商人逐利，学者求真，都是对快乐的向往。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衣食无忧、家庭和睦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他们对于政治常常不抱太大兴趣。波兹曼认为电视将政治娱乐化，一个选民同时又是电视观众的

话，恐怕很难做出理性的选择，只能浪费手中的选票，最终丧失政治话语权。按照波兹曼的观点，如果选民不是一个电视观众，而是一个崇尚阅读的人，他必将在选举中做出理性的选择，选出合适的公职人员。我完全同意比起视听元素文字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的观点，但是这一点在政治上不灵。人类历史发展表明，精英统治平民、平民有所制约是目前最为合理、有利的政权组织形式，如果二者角色对调，往往引起轩然大波和动荡。相比较，精英是理智的，平民在这方面较为欠缺，如果平民通过学习开始变得理智，那他会逐渐向精英阶层流动，或者推翻现有的精英阶层，自己掌权。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而广大平民并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而他们也没有必要具备。因此，波兹曼无需为他们担心，政治是复杂的游戏，平民多是看客，而看客只需带着眼睛和好心情就行。尼尔波兹曼担心的是统治阶级以娱乐麻痹民众，这样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比起历史，如今可以娱乐政治是社会开放和民主风气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文明不是一步到位的，循序渐进才有章可循。

在看书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不敢苟同的观点，如对麦克卢汉的盲信，电视“信息一行动比”极低，电视取代教室的功能等。有趣的是，对于一些作者引用的观点，我却极为推崇。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中小学教育不用再说，一切为了分数。高校的学生不再苦恼于分数，但毕业时找工作、考研的种种心态和动作极其吻合了西塞罗的说法。约翰杜威在《经验和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这个观点主要是有感于自己的考研过程和过年回家遇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的小侄子贪玩、不爱学习。一段时间积极努力的自主学习，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受益终身。如果小孩从小就缺乏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将来恐怕很难在学业上走得更远。在中学时

代，所谓“差生”不如“优等生”的地方不在于小学那点皮毛知识，而在于多年来养成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它们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学，有可能是一生。

娱乐至死读后感篇三

《娱乐至死》读后感《娱乐至死》这本书较为全面地解析了美国至印刷统治时代步入电视统治所时代发生的种种转变。“媒介即隐喻”，印刷时代被作者称为“阐述年代”，人们很少接触娱乐文化，阅读是他们在闲时所珍惜的，他们对待书籍理性且富有思考。电视时代被作者称为“娱乐业时代”，人们被庞杂的信息所包围，信息通过图像音乐等泛娱乐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仅为博人一笑。但如今实际上我们不仅处于赫胥黎的预言下“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而且还有奥威尔的“受制”预言。而媒介正是这其中的推手！书中的前两章讲到媒介即隐喻，媒介在文化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主导作用，而随着媒介的改变，文化也会相应地改变。第三、四章描述了一个印刷时代下的美国，印刷时代推动了美国教育的发展，让那个时代的美国成为世界独一个几乎全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国家。

印刷时代，阅读文化蔚然成风，全民对于文学和理性的推崇达到极点。那时候的思想交流也异常丰富，政客们不同于如今而是具有渊博的知识、清晰的思路和出色的辩论能力，常常能滔滔不绝地演讲几小时。第五章则是两个时代的一个过渡时期，这时候电报和相机的产生改变了传统报业。电报使新闻传播的速度突破了火车的限制，随之而来的是如浪潮般袭来的信息，但信息变得碎片化起来，信息脱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或者如作者所说他们仅仅成为了与他人交流的谈资。相机使图片大范围地应用到了书报上，图片取代了大量的文字，视觉的简单刺激相比于文字内容更受欢迎。第六到十章中作者记录了电视业在美国逐渐发展并“成熟应用”，在新闻中保持信息的不断输出；在宗教中用娱乐取代传统苦闷的虔诚；在政治中成为展现个人魅力的秀场；在教育中知识成

为娱乐。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引用赫胥黎的警告，强调要让人们深入理解媒介所带来的影响才有可能不走入娱乐陷阱。

《娱乐至死》这本书所著于1985年，但却有一定的时代预见性。如今的世界正处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相比于电视时代更加的泛娱乐化。开始阶段的互联网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技术知识方面，可以说互联网的早期是一批素质较高的网民主导的。互联网也有着最初的互联网精神开放、平等、协作、分享，使之成为一个资源共享的技术平台。不过随着早期互联网拓荒者的不断开发，互联网巨头们也逐步崛起并站稳脚跟，奠定了如今网络基本局面。移动端手机的出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平民化，每个人都能通过简单可视化的操作实现上网需求。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也限制了他们对于网络的探索，把自己限制在了固定的圈子里与互联网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

媒介即隐喻，这些隐喻并非创造之初的设想，而是媒介本身固有的特质。在人们的摸索中，对媒介的这一特质的深度发掘造成的状况则是隐喻在社会的落实和放大。现在各大平台通过娱乐来引流，垄断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媒介在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一方面却又过多的占据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所奴役。就如现在的短视频平台不断涌现，短视频予以人们单纯的视听刺激，比起波兹曼说的新闻节目“好??现在”还要快餐化，几乎毫无营养，甚至引导人们不断地刷下去。最起码新闻节目带来了一定的价值信息，而短视频则要么是反复拍摄的段子，要么是单词时尚新奇的视频展示，这些都是以娱乐为出发点。

纷杂的东西直接涌入人们视野和脑海，以至于没有多的时间去给我们思考。独立思考的时间变成得奢侈，我们似乎变成了“职业观众”！信息茧房，大数据等是这些年来人们所议论的。大数据通过算法分析每个用户来推荐人们喜欢的东西，实现个性化推荐，听起来是很不错！可是反过来发现这不是奥威尔的“受制”陷阱吗？不过这个陷阱我们大多愿意待在

里面，抑或是从未有意识地发现过它的存在。网络信息虽铺天盖地，但是进入茧房的只是少数类型的信息。我们待在“信息”的舒适区内不愿接触其他，带来的后果是身处于信息海洋中的枯竭，我们将是笼中的宠物止步于有限的“空间”。

我们正处于一个移动快捷的娱乐时代，但也是一个富含知识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看待手中的工具，不能理解媒介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带给我们的可能是娱乐至死的浑噩生活，而非自如使用工具的理性发展生活。将思想从纷繁信息中解救出来是我们的目标！

娱乐至死读后感篇四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尼尔·波兹曼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们坐在一起却各自玩着手机，这一调侃的话与《娱乐至死》中作者反应的问题不谋而合。书的封面是一个只有躯干没有头颅的四口之家，画面很骇人但也引人深思，过度娱乐的生活挖空了人们的头颅，吞噬了人们的思维能力，我们越来越忽视灵魂的需求，单纯地凭借眼、声与肉体的感官快感去衡量所见所闻，评价信息，做出判断。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

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本书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转型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娱乐化现象。文化不再是上层民众身份地位的象征，不是少数人可以享受的物品而成为商品，廉价便捷通俗，充满单纯的感官刺激。作者在文中提出电视“泛娱乐化”的原因：媒介。他认为每种媒介都有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规范并控制了传播内容的形式，甚至规范了决定了话语的内容。所以当媒介的形式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甚至整个思维方式都随之发生改变。

综括全书，波兹曼主要提出了几个观点：一方面，电视介入政治使得原本严肃的竞选仿若综艺节目，民众热衷于政治家的花边八卦，对他们的着装外表评头论足，并让这些毫不相关的因素直接影响手中的投票器。另一方面，电视新闻报道的强势覆盖，大规模轰炸，使得原本多元情绪的新闻事件都变得淡化和娱乐化。电视1900年诞生至今不过百年，但它已将政治、新闻、教育乃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喧哗缤纷的“杂耍”。波兹曼精准地剖析了娱乐的篡位过程。在印刷术统治世界的时代，报纸和图书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当时的人们通过阅读报纸获得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行动与信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切随着电报的发明而改变，电报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即时性，全球各地的新闻穿越时空距离被罗列到人们眼前，这迫使人们在无形中修正了信息的定义：它不再是对人们生活工作有着巨大影响的要素，而只是一大堆看上去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实际却毫无意义的文字符码，而接下来的“图像革命”则更具有强烈的冲击，随着摄影技术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开始统治人们的眼睛。

波兹曼在书中对西方媒体的娱乐倾向持一种批判的倾向，但是在展开批判的过程中，他也道出了媒介发展的大势所趋：一切都在朝着娱乐化的方向迈进。娱乐化并没有错，关键是

如何能把娱乐和电视的其他功能结合起来，这是目前电视最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今天，从政治到学术，无论什么内容，如果不披上娱乐的外衣，不屈从于观众浅表阅读的口味，就无法能够有效的传播。这或许是出现了一种病态，用波兹曼教授的话来说：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的良方？在我看来，“娱乐至死”更多地表达的是在这个消费时代大众审美的趋势。毕竟，人是矛盾体，这就仿佛人体内的调节反馈机制。迟早，人天生的对崇高的追求会激发，引领正确的道路。媒体应当成为拓宽我们认识世界的途径，而不是扭曲和异化人本身，剥夺我们思考的能力，将我们的灵魂变成机器媒介冰冷的附属品。我希望媒体延伸我们的器官，用他们独有的特性将我们人自己的思考变得更有力量，而不是造出批量的文化复制品；我希望媒体锻炼我们的器官，用声、色、触给我们更加敏锐的直觉器官而不是磨钝我们的感觉，变得麻木，变得不断偶求更强的感官刺激。这是一个娱乐的世界，但这个世界需要会思考的灵魂。莫让媒体时代娱乐了你的灵魂。

娱乐至死读后感篇五

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31-20xx)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曾出版过20余部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响巨大的名作。《娱乐至死》发表于1985年，该书从一问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在这本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传媒对人们的思想、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的影响，表现了西方人文学者对社会一贯的睿智和忧虑，既发人深省，也让人对作者的深切人文关怀肃然起敬；不仅有诸多精当之处，而且表现出了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持有的对社会有关发展状况予以批判性审视的自觉性。该书自20xx年由章艳翻译出版后，在国内立刻引起热议，并获得20xx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该书

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为研究大众文化不可不读之书。

波兹曼提出的观点与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娱乐化趋势密切相关。

从社会思潮方面来看，传统的价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颠覆。以“节俭”、“勤奋”、“稳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规范逐渐被以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的享乐文化所取代。整个社会开始注重自我个性发展、“感性解放”，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娱乐精神，西方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受到愈来愈多人的欢迎，追随商品交换法则的文化工业，让受众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情趣之中。

从传媒体制来看，美国主流传播媒体的运作方式都是商业化的，营运的根本目的在于赚取利润。而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认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因此，为获得收视率，赢得广告客户的青睐，媒体在内容选择、内容形态上有很明显的媚俗取宠倾向。

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性革命后，人们再也找不到不去享乐的理由。八十年代后美国社会开始转型，美国民众变得更加现实，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机统治下提供的深奥信息，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电视时代提供的肤浅而有趣味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作《娱乐至死》来批评电视媒介对于人整体生活方式和社会总体存在方式的负面影响。

波兹曼认为从古至今人类的交往媒介主要经历了三种形式，即从口语到铅字再到电视。每种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影响。比如在铅字印刷出现以

前的口语时代，作为生活经验浓缩的谚语和典故受到人们重视。久经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们作为调节争端的“法庭”判词。而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后，人们更看重印刷出来的文字的权威，而不再是口头语言。口语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赖的对象。从口语到铅字的`媒介转换在波兹曼看来是一次巨大的智力进步，它使得话语变得更加严肃和理性。

但是，为了吸引观众，电视不得不追求节目的新鲜和刺激。时不

时地以各种奇闻轶事和娱乐噱头来控制观众注意力。电视看似给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战争、灾难、事故、政治、科技等无所不包。但这些信息却几乎没有多大价值。它的重要性似乎仅取决于电视播放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时为我们增添一道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信息根本无须我们“理解”，只要“了解”就够了。我们只是在“看”电视，而不是“读”。用波兹曼的话说，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不可否认，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没有哪一种节目能像娱乐节目一样，可以如此彻底地摒弃观众的各种差异，在不同阶层的观众面前实现如此平等的沟通；也没有哪一种节目可以为范围广大的观众提供轻松忘我的休憩环境，让观众在紧张的社会节奏下迸发会心的微笑。正如波兹曼所说，“我们要反思和批判的并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一种“泛娱乐化”现象。”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消解崇高、解构经典、恶搞历史、窥视明星。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已经被影视剧、综艺节目、八卦新闻所充斥。“读图”时代确实给我们一道道视觉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时间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如此丰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义的

东西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电子媒介传达的讯息，却忘了思考或来不及思考。如此过度的娱乐让我们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 如果还意识不到它的后果, 真是不可原谅。我们人类无法命令电子媒介时代倒退回印刷机时代, 完全拒绝电子媒介是极端而愚蠢的。我们应该探索的是, 怎样去利用这些媒介——用另一种方式, 继续我们的生活, 拯救我们的文化。

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更该认真思考“娱乐至死”这样一个命题。